

苏小凉难受，低声道谢后，她推开车门，细雨扑上脸面。

即将踏下车的一刻，杨睿伸手抓住她的手臂，半是恳求半是埋怨道：

“你一点都不想知道当初我为什么要和安娜在一起？还有Helen，我对她有所避忌，你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吗？甚至，为什么我只能在六年之后回来找你，你也不想知道原因吗？苏小凉，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竟然连一次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一连串的问号激荡成飘飘洒洒的水花，淋得苏小凉又冷又酸——

六年前的狠心和原因，现在还有听的必要吗？

挣脱束缚，她下车，慢慢在斜风细雨中转身，婉约眉眼间透着浸心的清凉：

“记得《半生缘》里曼桢对世钧说过一句什么话吗？我们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

“我们不是他们！”

“我们也回不去了。”

从后座取出行李箱，苏小凉缓缓往公寓门口走去，任雨水湿了发丝，湿了睫毛，湿了心。

还差几步，一直坐在车内的杨睿冲出来，不由分说的将她卷入怀抱。

本能的挣扎过后，疲累不堪的苏小凉没了力气，静静由他抱着——

抱一次，便少一次。

雨，愈来愈大，砸在身上微微作疼。

一颗温热的液体跌落在后颈，眼睛潮湿的苏小凉怔了怔，她知道那绝不可能是雨水。

只能，是他的泪水。

“就像你曾经为了证明丑小鸭当然能变成白天鹅一样，我也会证明，我们能回去，一定能！”

连日奔波，心绪郁结，再加上淋雨，苏小凉病了。

第三季度在每年销售曲线中几乎都是高潮迭起的一段，背负年度销售任务的她不敢怠慢，带病上班。照例召开了区域销售会议，高烧的她头疼欲裂，只得匆匆交代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后去公司后的医院打点滴。闻讯赶来的苏小朗前脚刚走，穿着肥大T恤和牛仔褲的宋石一后脚就到了。对他再次来找自己，苏小凉还是有点儿吃惊，她觉得宋石一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感。

“好点了吗？”从手提纸袋里拿出瓶黑乎乎的东西，他礼貌微笑：

“这是降火除热的凉茶，你一会儿喝了。据说它比中药还苦，所以还有甘草酸梅。”

“谢谢，也谢谢他。”

盯着那瓶黏黑的凉茶，苏小凉忽觉感动——

Y城地处南国，十分潮湿，尤其夏季湿热沉闷，很容易上火，从而导致头疼感冒。以前她每次感冒，坚持“是药三分毒”的杨睿就会去买这种最苦效果却最好的凉茶给她喝。和其他人一样，她也怕苦，他买好凉茶就会买包她喜欢的甘草酸梅，喝完后吃几颗就不会那么苦。

见他支支唔唔，苏小凉直接问是不是有什么事。半晌，宋石一才答：

“有个问题，你千万别误会，不是杨睿的意思，是我个人想法。”

早料到他绝不是单单送凉茶这么简单，苏小凉并不意外，镇定看向他，沉默静待。

“他不和安娜离婚，你真不愿意试图回到他身边？”

“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这话你应该这么问：小凉，你愿意做小三吗？”

“Sorry……”

清楚瞧见他脸上掩都掩饰不住的愧疚，苏小凉抬眸看向窗

心绪纷乱无章，苏小凉没注意到夏晨的异样，平日喜欢的意大利面也吃不出味道：

“是。你听说过SUA吗？”

“SUA，是什么？”

沉浸在一己愉悦中的夏晨发现她神思恍惚，连忙正了正神色。

本以为多少会从夏晨嘴里知道一些和杨睿有关的信息，看来想错了。暗自叹息口气，苏小凉决定暂时把这些都抛开，先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棘手的追款问题：“噢，没什么，随口问问。抱歉，这两天我可能要出差去F省，吃完想早点走。”

隐隐感觉到她今晚状态并不好，心有忧虑的夏晨识趣的不再说下去。到离公寓还有小段距离的路口，苏小凉提出下车，他同样没拒绝。默默目送长发飘逸的背影走在光影渐次的街道边，他忽觉胸口有缕柔柔的疼在萦绕——这种感觉的名字，叫做怜惜。

热风凉了些，绿树葳蕤，郁影重重，街道右边的小公园里飘来欢声笑语。

噪杂却无忧无虑的声音引得苏小凉情不自禁朝由走了几步，生出无数羡慕之情。

“小姐，算命吗？”

路灯穿过层层叠叠的树影，突如其来的苍老嗓音吓得她连退两步，她抚胸定神，看到开得正旺的合欢树下坐了个干瘪老头，面前摆着一些算命签纸。这一带经常会有算命的人，苏小凉从未光顾过，因为她不相信所谓的“命”能明明白白算出来。

热烈奔放的红色合欢花在夜风中徐徐拂动，老头看向苏小凉，神态自若：

“小姐不相信算命？”

“命如果能准确无误算出来，岂不是能避过生命中所有劫

阴沉的仇大海又说了一大通道歉的话。灯光昏暗，长长走道铺着已经污浊得看不清原色的地毯，没服务员来往，更没顾客身影，当苏小凉暗叹因景程没落而导致宾客如云的饭店变得这么萧索，脖颈和右肩相连处忽遭重击，双腿一软，她跌进仇大海怀中。

仇大海绑架我？

一条飘着迷迭香味道的布捂住嘴鼻，尽管拼命瞪大眼睛，苏小凉的意识却在一点点模糊。

完全昏死过去前，她依稀看到将自己揽住的仇大海夺过肩包，从里面掏出自己的手机……

Y城，香格里拉酒店。

优雅越过旋转大门，身穿银蓝衬衣下配黑色西裤的杨睿走进金碧辉煌的大厅。正中央的小型音乐喷泉随乐符高低不断喷洒出各种花样，描有花纹的大理石地面光滑可鉴，灯光遍撒，辉映得泉水流金，精美绝伦中自见奢华。清俊眉眼间含着几许疏落，长身玉立的他径直走向电梯，伸手按了39。

四面皆是金色玻璃的电梯里，杨睿望着映出来的自己，薄唇紧抿——

他不愿意苏小凉出差F省，因为她感冒才刚好点儿。可是，他必须尊重她的决定。作为区域销售经理，她的业务能力有目共睹。只是，谁也不了解他看不见触不到的心疼：这么多年，她就是这么拼打过来的吧？一个女子要在几乎是男人天下的行业内立足，可以想象得付出多少努力。

所有这些无一不在坚定必须解决麻烦的决心，所以，他来到Helen入住的酒店。这段时间，Helen表现得很平静，除开要他作陪逛街观光，什么也没说。杨睿不蠢，明白Helen是以退为进，等自己消磨掉耐心主动开口。所以，他同样沉默，沉默到可以陪她去吃饭，但一个字都不说。直到今天，Helen终



将和苏小凉交叉相握的手收得更紧，杨睿仰头，侧脸如削，萧淡而孤傲：“我很快看出她的感情，找个机会跟她说你我的故事。她失落之余表示理解，并希望在我毕业后娶你去澳洲，到时，她会邀请我们去悉尼歌剧院看最好的歌剧。之后，我和她也算朋友吧，见面不多，我实在太忙，直到大伯出事。大伯在澳洲华人圈也算小有名望，意外在圈内传开。当然，传得更开的就是杨氏接下来的内讧。”

“她来找你，说能解除杨氏的危机？”

“不，她父亲直接找到我三叔父，说只要我同意娶安娜，杨氏必定再度风生水起。”

蹙了蹙眉，苏小凉尤其纠结：“在这之前，你从没发现她出身豪门？”也许，于安娜刻意隐瞒身份只是不想让杨睿觉得自己特殊，像他这种男人并不会因为哪个女人家里条件优越就极尽阿谀奉承之事。属于男人的傲骨，从来都深深扎根在他体内。

“豪门？”

沉浸在回忆和倾诉中的杨睿有所感触，他卷起唇角笑了笑，清冷得如同一潭冰水：“不仅仅是豪门，也是能改变人的地狱门。那之前，我有几次感觉到安娜并不普通，可只是朋友，我没时间管人家的家势出身，何况我相信安娜不愿意说自然有她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与自己无关。”

瞧见苏小凉满脸紧张，杨睿抱歉地揽住她，轻抚后背：

“丫头，有些事你没必要了解得那么清楚。我只想告诉你当年为什么会离开。三叔父听了安娜父亲Richard的话后随即和众人商议，在我完全不知情时就替我做出决定，当他们齐刷刷来到解剖室跪在我面前那一刻，我觉得平时和善可信的亲人都十分陌生。”

“包括你父母？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父母素来民主，很少强迫你的意愿。”

辣的叔父？

“这招很漂亮。”淡淡嗤了声，她扬眉。

“是，相当漂亮。”唇角漾出苦涩的弧度，杨睿靠在光滑的靠背上，眼神越过睡莲，越过湖泊，飘向很远的地方，“他是我叔父，我不会也不愿怀疑他居心叵测。所以，他成功抛出最后一招，因为他知道我肯定不会认同。当年的我真傻，这么明显的一招请君入瓮都瞧不出来。”

“不是傻，而是太年轻，或者说，你的心思比他单纯。”

“也许。在我出声反对并一再表明你不是这种人后，他提出我们来打个赌。平时不是喜欢跟人开什么赌局的人，那次我觉得必须赌，因为它的赌注是我对你的信任和对我们的感情的信任。我要证明，证明自己的不妥协是值得的，是正确的！”

“所以，你父母带了两万块钱来学校找我……”

慢声接过他的话，屈辱的一幕又浮出水面。

悄悄打量苏小凉安静平和的面容，杨睿像吃了黄连，从嘴到心，苦不堪言：“爸妈骗了我，我一直以为他们不会骗我。呵，可能骗与不骗也要分情况吧，举家皆危的时刻，他们选择骗儿子来挽救整个家族，换作是我也可能这么做，只不过身为那个被骗的儿子，我觉得很悲哀。”

“不，他们没骗你，两万块我确实收下了……”

似雪花一样轻飘又像大鼎一般沉重的话直压心房，杨睿愣住，薄唇像在颤抖——自从在苏小朗那儿听说过他们姐弟当年只有几百块的困境，他就一直认定三叔父联合父母为了家族荣耀对自己撒了弥天大谎。这几年见识到三叔父的两面三刀和世故狡猾，完全有理由相信是他当年设计了一切。

可是，现在苏小凉居然说收下了两万块。

巨大反差让他有点懵，毕竟不是青涩的毛头小伙，他很快反应过来：

“谁都不是圣人，在小朗这件事上……”

“杨睿，你把我想得太好了。”笑意逐渐飘渺，苏小凉的眼前浮现出一张美丽却又忧郁的脸，“李依人毁了我妈的幸福，就算我不指责她，难道你觉得我能容忍在悲剧发生后还帮她抚养孩子？我没那么伟大。之所以愿意照顾他是因为我妈在做出选择之前有一次跟我说过孩子无辜，她痛恨李依人，却绝不恨李依人和我爸的骨肉。或许在跟我说这些时，我妈就做了决定要和他们同归于尽，可是我没察觉。当我在医院看到小朗第一眼，我就情不自禁想到我妈的话。”

“你的意思是，如果阿姨没有跟你说那些，你不会……”眉头锁得更深了，杨睿心底越发纠结。

“不知道。”苏小凉起身，纤瘦的蓝色背影在灯光下氤氲出华丽却低沉的忧伤，“我只知道我妈善良一辈子，肯定希望我这么做。这么久以来我都无法想象温柔婉约的她怎么下得了决心纵火，必定经过一段很长的挣扎和痛苦吧？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过当时的决定。知道么，我把抚养小朗当作一种赎罪，替我妈赎罪，这就是我最初收留小朗的动机。总而言之，我没你想的那么无私伟大。”

“傻丫头，让我说你什么好？”

太了解她是外表坚硬内心柔软的女子，杨睿的怜惜翻滚如浪——

如果只是单纯赎罪，她需要辛苦这么多年，需要急得失态痛哭吗？

一宿无话。

通过担保，苏小朗暂时性放出。

次日，苏小凉带他去医院看望元智。

清晨阳光在道路上铺散，细碎如金，澄灿灿的耀人眼睛。一天的喧嚣，在半睡半醒间拉开序幕。

疾驰的的士内，两姐弟双双坐在后排，沉默。

“第一次在机场见面，你提醒我要清楚自己的身份，还说自己很清楚，这话有几分可笑呢。苏小凉，现在你还清楚自己的身份吗？男欢女爱就那么回事，如果你妄想用那些绑住一个男人，会摔得很惨。Anna今晚凌晨到机场，你不知道吧？Grand正在安排接机和酒店的事，估计没空跟你说。也是，Anna怎么说都是Grand名正言顺的妻子，自然要多点关心。”

几辆车疾驰而过，热风鼓起苏小凉的素白衬衫，空空又激荡的样子像里面藏了无数惊慌失措的麻雀。

其实，那些麻雀正在她心里，一只又一只，闹腾得厉害。

“如果你不说，他肯定会告诉我。现在你讲出来，他说不说无所谓。”

的士在霞光中离去，苏小凉不回头也猜得出Helen正在跺脚。她故意来看戏，自己回答得漠不关心，不生气才怪。可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回答也和刚才一样肯定么？心情刹那复杂得难以言喻，凝视车窗外川流不息的街道，苏小凉如坠谷底。

赶到爱丽丝西餐厅时，夏晨已在等。

点过餐，苏小凉直奔主题，将银行卡递过去：

“夏晨，非常感谢你，这钱我暂时用不到。即使能用，我也不能借你这么多钱。”

“我应该早就想到，有Grand在，事情会解决得很漂亮。”

温和舒缓的语气一如平常，领口微敞的夏晨眨了眨闪亮如星的眼睛，清辉琅琅。

接过银行卡，他丝毫没露出被拒的窘迫。

如此风度，让苏小凉歉疚。不知是否和所处环境有关，这些日子接触下来，她发现夏晨有种比较特别的气质，不像杨睿如大海般深邃迷人，也不像郑凡总是观察入微说出最合分寸的话。他好像永远温和干净，像一条深藏在密林之中的山涧，清澈，纯粹。翘起好看的菱唇一角，她并没因为提及杨睿而觉得



尴尬。

“他是个相当有能力也非常夺目的人，十五岁我就认识了。”

“十五岁……”

夏晨的面庞异常温柔，柔声如喃：“那么小就认识，算不算青梅竹马？真难得。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独缺真情真爱。我听小朗提过一点点你们的事，其实我理解你。如果换作我，也会那么做。别人的眼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想要什么。”

心头一暖，好久都没跟人提过旧事，苏小凉忽然有了种倾诉的冲动。

或许是夏晨的理解难能可贵，或许是于安娜今夜到来的消息让人憋得慌，香喷喷的牛排全部落入腹中，苏小凉已不疾不徐将自己和杨睿的故事说了一半。今晚是他们多次接触中话说得最多，聊得最深入的一回。对此，夏晨并没表现出太大意外，静静听着，跟随她的回忆时而温笑，时而摇头，时而忍俊不禁，时而蹙眉轻叹。青葱岁月谁都有，可惜他的记忆里没有那个清冽骄傲的女孩翩翩走过。尽管非常清楚所听的全部都是她和杨睿的独家记忆，但只要听过，就并不遥远——

就算，像个过客一样的听，像个过客一样的看，最后又像过客一样路过。

兀自说笑的苏小凉很兴奋，招手叫了瓶红酒。

独饮，一杯又一杯。

回忆，一段又一段。

玫红色液体折射出勾人心魄的光华，她没醉，却像醉了似的在音乐和酒精里茫然无措：

于安娜三个字好似心头伤疤，不提及无关痛痒，一旦触碰，撕心裂肺。

聪敏如她，自然猜得到如果同意离婚，就不必大费周章飞



人明明说他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安娜的航班信息。冷冷望了她一眼，杨睿紧闭双唇，抬步朝厅内走去，不愿多费唇舌。

悦耳的女声提示从悉尼飞来的航班已经降落，站在出口的三个人各有所思。

不长不短的等待，厅内响起轻微的骚动。一些手脚比较麻利的旅客已拖行李走出来。

Helen很激动，翘首踮脚往里看，一抹清淡鹅黄色出现，她兴奋大喊：“Hi, Anna, I am here!”

纤尘不染的及踝棉质长裙，鹅黄色线衣，柔顺垂于腰际的黑发，细长的眉很淡，笑眼弯弯的于安娜站在出口处朝Helen挥手。眼神落到一身黑色的杨睿身上时，笑意越发温柔，白得近乎透明的脸颊上凹出两个酒窝，盛得满满的都是相见的喜悦——

仿佛她来这里只是小别胜新婚的重逢，而不是来挽回一段濒临死亡的婚姻。

疏淡清雅的笑容在俊脸上漾出，杨睿一如既往地含蓄节制。不过，了解的人其实很容易就能看出他的眼底并没有温度。掠过安娜朝后瞟去，后面还有四个西装革履墨镜遮面的男人。走在前方的约莫五十左右，额阔鼻挺，正是他的三叔父杨越峰，至于另外三个，估计是安娜的保镖兼贴身医生。

像鸟儿一样轻盈飞奔出来，于安娜拥抱杨睿，轻柔的嗓音绵软如丝：“睿，好久不见，我很想你。”

“好久不见，安娜。”虚晃两下手臂算是回应，杨睿的眸光一直锁定在后面的人身上。

“安娜，你终于来啦！累不累？有没有不舒服？”

Helen拉住于安娜的手上上下下打量，疑惑她为什么看起来没一点儿不开心。乖巧摇头，于安娜弯了弯月牙儿般的双眼：“很好，别担心。来中国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早知道我就跟你一起来。听说Y城有很多Shopping center，有没有去逛？是不是又买了很多东西？”

随后又绽出温柔笑颜。

“安娜，干吗对他那么温柔？我这个旁观者都替你憋屈。”

肩并肩朝前走去，挽住好友手臂的Helen掀起红艳艳的唇，仿佛被忽略的是她本人。

卷唇轻笑，于安娜的目光一直尾随前方那抹挺拔身影，喃喃道：“除开温柔，我别无所有。”

意味深长却略带小女儿痴傻的低语听得Helen停步，瞪大化着黛色眼影的杏眼，不解道：

“说什么傻话，你怎么会别无所有？安娜，你是什么都有的公主，知道吗？”

“是么？”

简简单单两个字，于安娜说得极轻，心尖止不住颤抖：什么都有的公主，真是这样吗？

柔婉娴静的面容上淌过丝丝自嘲，她这副心甘情愿受委屈的模样让Helen不爽，急忙扳过她的双肩，加重语气强调：

“于安娜，别给我这样，好吗？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现在出轨的人是他，你是在理的一方。有理走遍天下，懂吗？”

隐约听得出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于安娜也不气，眼睛莹亮如月：“懂。走吧，别让他等。”

“看看他都怎么对你了，明明在碧岚山庄有房子，居然叫你住酒店，过分得要命！”

嘟嘟囔囔跟上，Helen突然意识到她宁愿杨睿和安娜继续做夫妻，也不愿意让苏小凉抢走他。或许，这是因为她和安娜比较亲近，亦或许这是女人的奇怪心理：她和于安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同病相怜，因为都是被杨睿抛弃的对象。所以，相比胜利者苏小凉而言，她们才是同一战线的“盟军”。

高跟凉鞋敲打地板的声响在长廊里听得格外清晰，杨睿没动，若有所失地目送她离去。

盏盏射灯逐渐模糊，两个人的距离不算远，只是好像有那么一只无形的手，正在拉开他们——

一点点地拉开，不着痕迹，又痛彻心扉。

薄唇张了张，杨睿站在空无一人的长廊，苦笑嗟叹：“难道所有天涯咫尺最后都会变成咫尺天涯么？”

晚上如约吃晚餐，谁也没再提安娜，只是云淡风轻的闲聊，无关自身，无关未来，无关爱情。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达到重逢后前所未有的黏合，身体的纠缠像沉溺一场烟花盛事，浓艳，美丽。于安娜的到来并没掀起任何波澜，日子忙碌而平静，如同她根本不存在。对此，杨睿一如既往维持固有的镇定，表面不动声色，暗中时刻警惕。说不清是逃避还是真相信，苏小凉也很镇定，次次笑靥如花，动人心魄。

波涛汹涌都藏在暗处，各种关系在这段时间达到一种惊人的平衡与和谐，直到——

时间在指尖悄无声息地流过，不知不觉已是金秋。

远离尘嚣的碧岚山庄S座809号套房，两具身躯亲密交缠。随着匍匐在上面的男子一声低吼，手臂紧缠男子背部的女子溢出动人呻吟。胭脂似的两酡红晕在双颊，纷乱黑发铺散在雪白床单上，凌乱而媚惑。高潮之后的迷离短短持续片刻，女子翻身坐起，安静捡起衣裳，一件件套上，清澈得近乎冷冽的乌瞳内有极力掩饰的忧伤：“你明天还要去上海谈合同，我打车走，不用送。”

“还是我送吧，这么晚了，不放心。”

时针指向晚上十一点二十，望着窗外幽黑天幕，杨睿叹了口气。

这套房一开始就是他一个人住，苏小凉却从不在这儿过夜，不论多晚都坚持回家。不仅如此，她还在他给元永贵赔偿



浮出来：房子不必卖了，苏小凉简单的说是因为借到钱，对此他满心疑惑，直到替她收拾卧房时看到那张欠条上写着“今借到杨睿人民币十万……”的欠条。

若换作任何一个人，苏小凉都会感激得无以复加。可惜，他是杨睿。

很多决定往往都在一秒钟做了下来。

抓起手机，苏小凉很快按条短信回过去，约好明天下午三点见面。

像一直在等答复似的，于安娜也很快回了短信，说会按时到之外还说了句谢谢——礼貌的一句，苏小凉失神半晌：她到底是怎样的女人？是想心平气和的聊一聊让自己知难而退？她主动约我，会告诉杨睿吗？我呢，又该告诉杨睿吗？

一夜辗转。

第二天下午，最终选择不告诉杨睿的苏小凉准时出现在距离香格里拉最近的上岛咖啡。

于安娜在三个保镖的簇拥下亭亭出现，棉质白色及踝长裙，流动出飘曳的温婉。

秋日溶溶，午后的明媚阳光洒落从咖啡厅的落地玻璃洒进来，细碎如金。

特意要了个比较隐秘的靠窗位置，苏小凉安静站在被薄纱帘帘阻隔而淡薄不少的阳光里。她穿了条类似小礼服的纯黑连衣裙，上半截贴身设计勾勒出胸前起伏的线条，下半截呈竖条设计的裙面一半覆纱，另一半则缀满黑色亮片。腰身处一条光滑闪亮的黑色丝束带出纤腰盈盈，肌肤如雪的她看起来高贵而典雅。

于安娜一眼就认出了她，走在保镖中间的她呆了几秒，因为从没想过对手看起来如此沉静内敛。

在她的想象中，苏小凉是场华丽旧梦，所以杨睿才会恋恋不舍。

我回澳洲，我以后都只要你陪在我身边就好。”

“傻女儿，Daddy不可能陪你一辈子。”

轻抚女儿的发丝，于震想起先前Helen提的建议，本来还有丝丝犹豫，这一刻已成为必行的决定。他不想看到女儿孤苦一生伤心而死，更不能容忍轻松放走杨睿。

“没有孩子可以领养，你之前不是一直都有捐赠几所孤儿院吗？回到澳洲，我立即找孤儿院修女办理领养手续，好不好？如果你喜欢，我们可以领养好几个。这样，就有人陪你了。至于婚姻圆满不圆满，Anna，诚实告诉我，这是你的真实想法还是……”

“领养和生养不同，尤其……你知道吗，男人有时比女人更喜欢孩子，自己的孩子。”

“没有孩子的婚姻不圆满，杨睿说的，对吗？”

“这话……没有说错，Daddy。”

觉察到父亲的口吻冷如坚冰，于安娜赶紧抹掉眼泪，哀求地握住他的右手。为了哄她高兴，父亲什么都愿意做。可是，一旦面临真正的大事，她无法阻止父亲的任何决定。杨睿的事显然不是什么小儿科，不仅仅关系到她的一生，也关乎他的尊严。

是的，尊严。

冷冷哼了两声，于震反握住女儿的手，严厉道：“没错？他和你结婚的时就已知道你很难有孩子。”

从未见过父亲这么肃然，于安娜难过地辩解：

“他和我结婚不是发自内心的爱，而是你知道的，究竟为了什么。”

“是吗？”

于震放开女儿的手起身坐到对面的沙发上又取出一根雪茄点燃，瞳孔幽深如晦：“Anna，清楚地告诉你，我绝不可能让一个伤害我女儿的家伙称心如意。他不是想和苏小凉在一起